

經義述聞

冊二



線

090

7456

25

v. 2

舊籍

經義述聞第三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上五十五條

光被四表

平章百姓

宅南交

湯湯洪水方割

以孝烝烝

百揆時敘

嗣

正月上日

如五器

卒乃復

惟刑之卹哉

柔遠能邇

教胥子

咨女二十有二人

彊而義

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女爲

在治忽

萬邦黎獻

股肱喜哉

九河旣道

蝟夷旣略

厥篚元纁璣組

蔡蒙旅平

威侮五行

誓字古

文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茲猶不常寧

由乃在位

相時儉民

自作弗靖

無弱孤有幼

明聽朕言

各設中于乃心

姦宄

無遺育

用宏茲賁

沈酗于酒

今爾無指告

亢才

昏棄

聰作謀

凡厥正人

于其無好德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子孫其逢

予仁若考

敷佑

啓籥見書

天大雷電以風

三監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厥考翼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桃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桃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桃充也孫愜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閉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桃同古曠反橫充也卽爾雅桃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桃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桃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

線
090
7456
25
v.2

傳並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本鈔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頗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並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桃充也孫炎本桃作光舉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

國家圖書館



002452304

101311878

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為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異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為光耀於義為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字尙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辯章案

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

𠄎與平相似𠄎部曰古文平作𠄎孔氏襲古文誤以𠄎爲平訓爲平

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尙書平章字作𠄎

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尙書平作𠄎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𠄎古毛詩采菽曰平

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

之貌亦當從古文作𠄎引之謹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

謂古文𠄎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𠄎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使也與

革洛誥平來以圖羣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作𠄎

同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𠄎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

併使也或作傳訓爲遣使則𠄎與平同馬本作𠄎他本作平猶春官

車僕𠄎車之𠄎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𠄎字不得加

艸作𠄎矣自古豈有從艸𠄎聲之字乎說文古文𠄎字注不言尙書

有此字豐部𠄎字則引虞書曰平𠄎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𠄎

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

君則傳真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
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
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
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
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
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尙書必作平秩故賈公
彥不言辨秩字據尙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尙書作辨秩賈氏何
得言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且舍鄭氏尙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
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尙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
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平然則古本
無作平者矣如古本作平則鄭當曰平古辯字或曰平辯別也始合
詁經之體不應翦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往不同

內篇

黎民祖軌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祖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
曰祖祖也禹貢沿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云松當爲沿馬本作
均云均平微子歸斂釋文徐曰辯鄭音噴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歸斂釋文徐曰辯鄭音噴馬本作
云數也金藤丕子之賈釋文丕音悲反馬同鄭音不

作辯章者爲鄭

氏本則作平章者爲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

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和也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

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李賢

同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爲誤也平與辯

便古音可通平字古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真部王制行僞而

學非而博順非而深堅辯爲韻博深爲韻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

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辯僞便四字古音皆在真部也陳琳車渠

攬賦爲用便今亦與珍民爲韻真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象象傳屢以爲韻

見顧氏寧人易音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

爲韻尤其明證也又平與莘通辯與徧通鄭飲酒禮注今說文踰字

注曰讀若莘或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

馬卽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

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

橋顏注曰卽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尙書後案謂亦采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

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
辯乃司民酒于酒傳訓辯爲使辯卽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
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
來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也荀
子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

楊注以辯爲明察失之

卽均平字

地官賈師職曰辨其

物而均平之

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平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

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並曰平治
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
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
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平辯治

亦是聲音相近而非平字

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
非作平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

曰一作辯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

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費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

高注曰蕩蕩平易也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韻

考之說文蹠字讀若萃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爲韻蹠偏皆以韻

學紀聞曰尙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

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爲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說羽獵曰

涉潏潏馳萃萃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萃萃與

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萃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墨子兼愛篇

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

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而王氏鳳喙尙書後案謂當作

采采殆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

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交訓不辨出

言宅南交不言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

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

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

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各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

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並見正義傳曰

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

當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

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

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

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尙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

尙書如引縷曰種于六宗與大傳作渾異在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

交也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尙

書脫去曰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尙書幽都山名見爾雅大交與幽

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趾之地堯命羲叔居治南方

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

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爲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

降當爲際說見墨子

東西至日

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

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

言交趾而不及明都

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亦無言明都者

然則極南之地無所謂明都者矣

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

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酗立

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

上傳曰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爲旁旁之

言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

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

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文旁爲方

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

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

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

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

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爲敵讎也史記宋

世家方作並亦徧也

說見前並受其福下

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

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

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

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

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

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

傳說皆失

之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

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

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

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又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

號警窆弟曰象敖遊於慢舜能諧柔之承事警窆以孝蔡邕九疑山

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

蒸與烝通陶潛天子
孝傳贊虞舜父頑母

烝事之於狀故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

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

烝烝卽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

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

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

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

烝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

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曰陛

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

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

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大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
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
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
蒸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
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藝文類聚引魏
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
擊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
六本篇曰警駸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蒸孝
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
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
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
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日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

敘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

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

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

作時是時與承同義時詩聲相近故詩亦訓爲承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內則詩魚之鄭注詩之言承

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

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

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

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

不承順也乃女盍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不承順也旣曰孫又

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

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

緒則屬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伉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

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使殷氏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

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章注曰承受事樂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

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

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

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

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擇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擇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嗣字書以爲古齡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

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

見史記五月正元日帝紀集解

舜格于文祖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

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之類丁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

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虜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

邠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虓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

生霸甲寅王各大室各並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

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

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而漢以前無之

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旁

民謂歲首受贊也

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

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五器上五玉

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

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

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

見禮八年引公羊傳疏

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

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玉帛生死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

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爲授

與五器爲授贊之器則經傳無徵殆不可從馬以五器爲上五玉亦

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五器皆蒙脩字爲義

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

如者與也及也

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爲如如亦

可訓爲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八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八十宗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與所用之五器皆因五

禮而並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客之簋豆鉶壺筥鬯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爲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皆朝聘所用也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

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

牛見隋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

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爲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

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

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

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

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其義通於此矣大行人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恤乃衛包所改古文尙書撰異已辨之

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

謚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周

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

以卹我恤與卹通說文引作諡以謚我卹謚溢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

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溢慎也慎謚密靜也

密與謚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風夜

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謚

是靜與慎同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儒

行曰慎靜而上寬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連文卽康誥所謂慎罰也召

誥曰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慎也慎卽上文所謂敬德也

此勤卹與哀元

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

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

慎也慎祀卹召誥維誥所謂茲祀也

爾雅茲慎也

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

謂知慎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

訓卹爲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

義尤不可通

宜對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

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

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

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

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鄭箋曰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仰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攬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屯彖傳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

能

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樂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

九左傳曰入而能民士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

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

子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並作教胄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

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鸞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昔育

恐育鞠鄭箋解昔育曰育稚也

雅與同

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

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

見編類文

豳風鴉鴉篇鸞子之閔斯毛

傳曰鸞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鸞由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

義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卽豳風之鸞子亦卽康

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尙

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謂詩

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

子卽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

子爲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胄古聲相近

大司樂釋

文育音育邛風谷風篇既生既育與穉雖售鞠履毒爲韻

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太子晉篇人

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

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胄爲長始與史公異義

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而訓爲教長非以胄

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子

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

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

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

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胄長

句

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胄長也也字亦後

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謂元子

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案

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

爾雅育長也教長猶

言教

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第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釋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四十五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

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

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

不數稷契皋陶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

有救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

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

益伯夷夔龍爲九人及斯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

鄭以九人朱

虎熊羅爲二人失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及斯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疊字以別之如讓于穆契疊舉陶也朱虎熊羅爲四人故讓于夔龍也

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爲一人而總

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曰於鯀哉

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

傳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爲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無咨四岳之文故異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異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也

舜曰咨

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

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

如謂四岳爲一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班

瑞于羣后四岳四人

蔡傳以爲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

羣牧十二人故逐日遞見

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闡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

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

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爲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尙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夫旣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

合字而彊而義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誼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遺王之誼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誼皆作義則衛包所改也

皋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性發

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

彊惡皇侃疏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善也字通作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善也

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儀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

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

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

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衆民乃復粒食

見思文正義

引之謹案粒當讀

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

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司徒章昭注周語

並曰成定也

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擗竿而欲定其末

擗與搖同本誤作擗

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

搖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畎澮平土

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衆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昔也昏墊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
烝民乃立非專指艱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
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
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
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
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人者將導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
之粒明矣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

廣雅

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舉

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
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旣道雲夢土作乂

本今

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

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士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

女爲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讀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爲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留注曰留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

見史記夏本紀集解

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

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並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跛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蓋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其姑萬邦黎獻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

見王應麟

困學紀聞卷二

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

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俞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

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辨見讀書雜志漢書下

班固寶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饗

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尙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

曰女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爲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

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

郭璞爾雅音曰轍音儀說文曰轍從車義聲或作鐵從金獻聲又曰

議從言義聲鐵議舉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

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

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

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

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旄
倪之倪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
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勸秦
美新膠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
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
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濼淄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濼淄其道沱潛既道傳並曰復
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
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
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

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蝸夷既略

蝸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蝸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廋於玄纁組之閒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壓絲厥篚玄纁縞厥篚織貝

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

厥篚織纁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

貢纁珠之下乃言厥篚玄纁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玄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玄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玄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纁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太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並巨至

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為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玄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玄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為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息為暨而於玄纁璣組乃作璣不作息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為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璣字引刷書王會篇王玄纁璣茶十二孔注云玄纁謂以馬組紐之璣玉名為璣又曰馬注組文也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組之所用不獨紐璧而已不當專取紐璣為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璣在之部璣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璣為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璣字也

蔡蒙旅平 荆歧既旅 九山棗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荆歧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

功畢九山棗旅今本棗作刊乃衛包所改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

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旅為祭各則旅平二字棗旅二字皆義

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荆

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

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

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

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

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卽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

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亦言二

山已成道也九山棗旅者棗除也

襄二十五年左傳井裡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棗通

言九州

名山皆已棗除成道也九山棗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

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莢曰岷蟠既莢曰蔡蒙旅平曰荆岐

既旅或紀其種莢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

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

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爲暴虐侮爲輕慢不得

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威威者

蔑之假借也

借威爲蔑威之爲蔑猶滅之爲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

釋之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卽侮蔑也

蔑輕也

見大雅桑柔鄭箋文選典引蔡注

蔑侮五行言輕慢

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威故威字譌而爲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滅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𠄎集韻同汗簡作𠄎古文四聲韻作𠄎又曰𠄎同上又重列𠄎𠄎𠄎𠄎四形云並籀韻玉篇廣韻作𠄎日本入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𠄎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𠄎𠄎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𠄎𠄎也從斤𠄎艸籀文作𠄎從艸在𠄎中𠄎寒故折艸在𠄎中則其字亦可作𠄎上中似止下𠄎似缶故譌爲𠄎又譌爲𠄎爲𠄎爲𠄎爲𠄎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𠄎則𠄎字之

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瘞埋於黍折釋文並云折舊音逝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爲哲是也

前謂是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畜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卽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史記本紀茲猶不常寧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盤庚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尙

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

得通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

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敷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彼傳曰相隱括其爲善政隱括與隳括同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隳括烝矯然後直楊倮注隳括正曲木之木也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儉民

檢說文引作憇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息人

陳謀本刪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憇之譌也蓋唐初馬鄭古本尙有

作憇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憇民四字憇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

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爲非

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

善卽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埒又通作靜

爾雅小雅小明篇靖共靜漢帝堯碑埒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

埒公左氏穀梁並作靖逸周書益法篇柔德考衆曰靜蔡邕獨斷作

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

善也廣雅曰埒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

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

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侮成二字相連足與唐石經

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
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之
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

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

後人所改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喙尚書後案曰老

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

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偽孔非也引之

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爲不詞當以弱孤憑讀言

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

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

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

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予冲子 爾邑克明 明

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語志篇曰明

聲齒幼同聲應風譜正義引鄭注書傳略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
春秋攷異郵曰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

都明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

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

時與承同義說見前

百揆時敘下

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冲子言公當

勉保予冲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專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死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疊疊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猶勉勉也疊疊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疊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

並見後明明天子在公明明下明字

古讀若芒與洛誥女乃是不獲之疊同音故獲亦訓爲勉獲明孟古

並同聲後人咸知獲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

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引之謹案經

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其說尤謬

有不吉不迪下與我乃劓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經凡言寇賊姦宄竟草竊姦宄微子傳曰

謂有草野之性為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及

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此

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李頤注

之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倞注削漸為進失之議兵篇招近募

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削漸為進又削

為浸皆失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為

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為漸化亦失之矣遇

讀隅矚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矚智故曲巧偽詐皆

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差邪也全

惟爲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隅蹇聲義皆相近矣
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
言無不戢矣愚亦卽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威
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
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
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
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
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
久矣

無遺育

我乃剽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

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言
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

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爲長則必於長下加其
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爲胄堯典教胄子說文
及周官大司樂注並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
聲而通用說文曰胄胤也無遺育卽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
其證也又案剽爲截鼻之名又爲斷割之通稱我乃剽殄滅之無遺

育當以剿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剿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皆其證也剿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剿割夏邑是斷爲剿割之通稱傳訓爲剿割是也蔡傳乃訓剿爲截鼻而讀我乃剿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既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剿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剿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剿殄滅之不言小則剿大則殄滅也且剿非死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剿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斷割之通稱故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那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酒猶淫酒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酒于酒漢書敘傳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酒蓋今文尙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辛湛酒易林黃之乾帝辛沈酒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酒于酒湛與沈同沔與

酒同成二年左傳曰淫酒毀常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酒之意楊雄光祿勳箴曰昔在夏殷桀紂淫酒淫酒卽沈酒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卽淫佚故淮南要略康梁沈酒高注曰

沈酒淫酒也漢石經毋劾篇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

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爲湛考工記梳氏淫之以

盤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大戴禮記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

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風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

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兩櫛疾風摧溼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

東風至而酒湛淫益卽淫淫謂酒得東風而酒湛淫是其證也春秋繁露同

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淫是其證也高氏以酒

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予顛躋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

予顛躋爲一句

說文躋字注曰商書曰予顛躋是以予顛躋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躋費

翻亦以告字絕句予顛躋自爲句

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

毛傳曰無念念也古多無爲語辭詳見釋辭

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衆其爲致告是也

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

周語曰於是指字或作底襄九年左傳曰無

所底告是也

爾雅曰底致也

周頌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

同

大雅皇矣篇上帝者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

予顛躋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

躋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

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亢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譌爲亢才

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卽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

記述尚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

命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韻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舉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

書曆志載大衍曆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

釋文哉作才淮南要略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才即哉字漢崔瑗張平子碑維帝念功往才女諧逸周書鄴保篇曰

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

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意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謹案昏蔑也

讀曰泯昏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

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

對周頌清廟曰對越在天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

人弗求傳以昏爲亂失之用大雅桑柔曰維此夏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

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下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又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煤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

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

職之聰敏肅給也聰與敏義相近廣韻敏聰也達也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

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聽樂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小雅

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

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恭肅

曰治理二字與下字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屬

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卽不

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
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爲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
諸儒以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
義卽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

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繼自

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

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

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

正長也正

謂人為卿大夫者傳解為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正長也為

長之人正義曰正官之微令辨其長建其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

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下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

官之吏案正官也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庶士有正者案正

長也庶士有正大雅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官之人案正長

為也或謂庶士有正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傳曰惟道

曰治衆獄衆慎案正長也惟為長之人是治此衆獄衆慎也蔡沈集傳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官之臣謂公是

也字或作政語詳見左傳兩政國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我傳曰不於

大得罪乎案政人即正人謂為長之人立政曰正謂建立長官也立

內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戒釋篇各曰言用臣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意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釋篇各曰言用臣

當共立政則是誤以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母或言用儉人也又

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儉人也又

之政失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一年左傳吳子呼

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案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言外土之奉職者謂康叔為司寇也酒

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事職也爾事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

上文云勤勞正相承傳云云况汝身事若墮圻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

在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

立事也正義謂用賢養民是入君之常事失之是也為長謂之正

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並言之者酒誥曰厥誥庶庶

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二年

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正義

薛氏注引作為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之

則曰立政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

或為長官或任羣職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立政曰立

政事師尹維族牧相宣序民事政事即正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

民長伯立政

傳曰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立政曰文武

承爲義長伯也政也整庚以所謂邦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

奉以爲君墨子尙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

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

異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職也爲任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

無正篇三公大夫十月之大夫交篇擲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

爲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殆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

爲之立三有事之臣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建立政謂

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建立政謂

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即所立之政與事也又曰自古

傳不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殆以迂迴失之又曰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文

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爲正之假借而以爲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

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

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以爲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

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

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
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尙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
其動作爲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爲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
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
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尙無德字且好字
尙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
反又於上文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
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
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
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
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
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
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圜曰霽今本作曰蒙曰霽非辨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曰克鄭注曰

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

如雨止雲在上也圜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

如禋氣之色相犯入也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某氏傳曰建立其人

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蒙闇也圜氣落驛不連

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圜而釋之曰圜者升雲半有半

無也謂兆之體氣如之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

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圜與霽之義

雖不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

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不與否同正與乃命卜筮曰雨

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兩首仰有外外高

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

霽橫吉是曰兩曰霽為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

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是
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
職則已誤解命卜筮之義而曰兩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
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
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
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
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
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
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
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
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
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

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予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滕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且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

穎權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夫九三遇兩若濡言遇兩而濡也莊

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邪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

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曰敷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

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見史記魯世家集解

順敷爲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

之殆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爲布亦失之

啓籥見書

啓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並同引之謹案書者古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啓籥然後見書也啓謂展視之下文以啓金滕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尙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管也潁川人各小兒所

書寫爲管廣雅曰籥管籥也是籥爲簡屬也

殺氏說文籥字注以此籥爲關下杜案說文關

關下杜也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關關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關關乎且何不直言啓匱而迂回其文而

言啓關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

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啓鍵之器可言啓鍵不可言啓籥也且所

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又曰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啓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策連文爲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滕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爲天怒兩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

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 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曰周公死天乃雷雨

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

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

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置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旣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卽反風也

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

而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旣滅殷分

其畿內為三國邛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

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引

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

傳管蔡啓商基閉王室王於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闕管蔡失道商風鴟鴞傳周室言管蔡罪重不得

元德也而小雅常棣序呂氏春秋察微篇求之猶尚相與積心慈慮以

不破斧傳商奄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淮南汜論篇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

開春論蔡而相周公淮南汜論篇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

公第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泰族篇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

流言欲以亂周公誅之為國故也泰族篇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

父而定天下紂不得已也要略篇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高注曰祿

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管叔

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

相武庚傳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維篇武王克殷

相父傳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股大

震潰于殷中施父于東孔北奔管叔而卒乃曰霍叔相郭凌傳康

叔字于殷中施父于東孔北奔管叔而卒乃曰霍叔相郭凌傳康

可俾康叔于殷中施父于東孔北奔管叔而卒乃曰霍叔相郭凌傳康

可知俗本霍叔于殷中施父于東孔北奔管叔而卒乃曰霍叔相郭凌傳康

霍叔爲囚蔡叔則爲東晉古文尙書所感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

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

謂殷大震潰祿父北奔管叔部多放蔡叔三字蓋後人商子刑賞篇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

經而卒囚霍叔于郭凌也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爲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爲三監則傳聞之

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

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爲三監則自康成始爲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

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

以管蔡霍爲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尙未見於序下文何

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

與管蔡等下文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

也詩邶鄭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僞

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

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爲蔡叔遂與左傳蔡降霍叔于庶人三

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爲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爲

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

爲三監

見史記周本紀正義

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

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成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並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尙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亡同

亡忘古字通說見後曷維其亡

下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忘爲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訓極爲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寧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貲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論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經義述聞第四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下五十條

惟時怙冒 紹聞衣德言 別求 應保殷民 剽刦人 泯亂

告女德之說于法之行 遠乃猷裕 女典聽朕恣 勿辯乃司民

湏于酒 厥亂爲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惟其陳脩 隸正惟

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越若來三月 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

用乂民若有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咸秩無文 予惟率隸

矜爾 小人之依 惟正之共 違怨 我道惟甯王德延 巫咸

乂王家 則商實百姓王人 滅威 咸劉厥敵 其女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 罔不率俾 義民 惟羞刑暴德之人 以並受

此丕丕基 在我後之人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曠宮剽割

頭庶剝 農殖嘉穀 惟訖于富 擇言 庶有格命 雖休勿休

輸而孚 哲人惟刑 五極 未就予忌 我尙有之 冒疾以

惡之 亦尙一人之慶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惟時怙冒 不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勛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勛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王本冒作勛舉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怙厚也賈子容經篇曰怙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不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本紀作不用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說文勛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注作勛勛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

王用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勛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爲覆殊失

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爲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爲不辭又曰西
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
稟篇趙岐孟子注竝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勸聞上
帝賴茲四臣此用君爽篇語冒字作勸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
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漢書外戚傳使仔姪娥俗華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
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嘗羞之辯漢

作辯士相見禮作徧鄉飲酒禮象賓辯有脯醢注曰辯徧也古字別

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辯士師荒辯之法鄭司農讀辯爲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辯鄭司農讀辯

爲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樂記其治

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其證也

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

於也

釋詁錄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

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

說見敷佑四方下

傳訓由爲用別求爲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爲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死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

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

公篇魯頌曰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

應保卽膺保也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猶受保

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或謂之保受召誥曰保受王威明明德

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

注爾雅釋樂曰應承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

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劓刑人 劓劓剕

非女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傳曰劓截鼻劓截耳正義曰劓在

五刑爲截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劓易噬嗑上

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此鄭尙書注也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爲周易注案

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爲橋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誤

孔意然否未明要

有劓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

爲劓劓剕正義引鄭注曰劓斷耳劓截鼻剕謂椽破陰剕爲羈剕

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斬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

刑但有墨劓剕宮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剕作劓掌戮墨劓宮剕之外

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劓者五莊十六年刑強鉏十九年遂自劓也傳二十八

年刑鉞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初學記政理部引

慎子說刑有黥劓刑宮無言劓者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劓大罪剄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劓字之證劓當作劓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刑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劓正與康誥劓刑同義揚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劓是劓卽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劓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劓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劓劓亦劓劓之譌說文斨字注引書曰劓劓斨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劓也夏侯等今文尙書作臚宮劓案臚爲去膝蓋與劓同類故今文作臚古文作劓猶荆辟之荆今文作臚周官作劓也若作劓字而訓斷耳則與臚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劓荆辟也劓劓辟也劓宮辟也劓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

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刵則遺荆辟矣漢世稱述尙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刵者刵蓋譌字也自刵譌作刵而說經者遂有斷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刵字而字書韻書及尙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刵斷也斲也然試問尙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刵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焚焚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

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歸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做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于也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甯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恣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恣雖訓慎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恣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康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恣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恣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恣告也之訓殆尙書舊注與

酒誥勿辯乃司民涵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涵于酒家
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融本俾
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爲使今本作
作伴

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平使也引書平
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平作押

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

姓之平通作辯也

詳見前平章
百姓條下

墨子尙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

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
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
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尙書注訓辯爲使廣雅小
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
是或訓爲治而以勿辯乃司爲句或訓爲說而以勿辯爲句古義失
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爲民 亂爲四輔 亂爲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新造

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之

類是也

詳見釋詞

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

爲者化之借字

爲與化古皆讀若此

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

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尙

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尙書率作緩

見秋官職金疏

是其例也

考工記函人欲其怒也鄭

司農云

憲讀爲苑彼北林之苑

釋文憲於阮反或云

司農言鬱說文元從兀聲兀讀若鬱從兀聲或作壻從兀聲又作瑛從旋省聲

從鬱聲或作壻從兀聲從兀聲或作壻從兀聲又作瑛從旋省聲

讀若縵皆元術二部之相通也 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

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引古文尙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

士讀爲厥亂勸甯王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維詰曰

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今文

尙書立政曰亂謀面用丕訓德

見諫釋漢石經尙書殘碑

率謀勛用丕訓德也

爲勛說見召語而稽天若下

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

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爲治失之矣

六八曰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

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命果何用也傳云教實者考實也

楚辭九章

非參驗以考實

分以

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買達

注曰校考也

見文選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爲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隤之毛詩隤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甸畋隤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隤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之王其德之用

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隤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隤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

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

見爾雅

言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

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肫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

爲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

今本二

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
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
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尚書文義

天迪從子保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

也

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

子當讀爲慈古字子與慈通

墨子非

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
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
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

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曰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
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

面當讀爲勛爾雅曰勛勉也

說文作恒曰勉也

勛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

而順之也謀勛用不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

也

蔡仲默不解而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貌疏矣或沿蔡氏之誤解作以貌取人而又讀丕爲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爲任用小人案

謀面用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舉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遽言之也漢石

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天用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

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

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育

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爲句而訓若有功爲順行

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爲句民若有功爲句而訓

民若有功爲順導民則可有功

蔡沈集傳皆失之

同而勛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五厥民刑用勛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

惟用法於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

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傳訓麗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刑爲久常之常又爲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維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

也

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亡文統上

風俗通義山

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素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素也

子惟率隸矜爾

多士子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此故解經

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

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

隸緩也莊二十二

年春秋隸大眚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隸赦傳稱隸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隸眚圍鄭曰隸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子惟率隸矜爾者言我惟用隸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

隸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不復迫

界矜爾界矜二字亦連讀

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

古音微與

致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章注曰

隱痛也小人之隱卽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爲小人之隱衷故身爲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爲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爲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又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

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書邳惲傳注所引改正

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

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

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

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詞正當讀為政共奉也

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言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

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共言惟政是

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

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邳惲傳注引尙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

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為正道為正身殆不識

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為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

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悖很恨也悖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

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

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尙書迪字多語詞

詳見

釋

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

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旣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各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各子也以尙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各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尙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己皆以生日各也白虎通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

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

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爲語詞實亦可爲語詞詩凡

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

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實語

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爲句某氏

或以則商實爲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呂刑墨辟疑赦其罪百鍰

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戴

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邨風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說者解釋

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

者乃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

克之異義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人
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爲不不訓爲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
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泥箋鄉射禮注言女尙其
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亡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
成爲臧逆爲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日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
監於殷之喪亡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
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爲循

俾爲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
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
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

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辨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

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比彖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

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尙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卽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卽其證傳曰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而不云使如水流下則猶爲近之但未訓俾爲從耳

義民 鷓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

頃與傾同說文又曰錢從我我頃類也我錢俄古並同聲

小雅賓之

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

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

或讀丕爲不非也辨見召誥而稽天若下

則乃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義與俄同衰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

面讀爲勦

勦勉也說見召誥

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衰之民也呂刑

曰鷓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衰之意馬融注曰鷓輕也鷓者冒沒輕儻義者傾衰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

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媮飭
 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諜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
 投長曰貸盜義媮賊閒諜讒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卽鴟義姦宄
 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
 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
 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
 可通者有三用不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
 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卽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
 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
 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
 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
 也鴟義姦宄解爲爲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
 者三也鄭注訓義爲良善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
 解而爲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
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
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
其所爲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
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曰昔與以竝受此不不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不不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
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引之謹案古聲竝普相近

詳見井卦王明
竝受其福下

竝之言普也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普受此不不

基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
醉而出竝受其福謂衆賓與主人普受其福也

詳見竝受
其福下

傳乃謂君

臣竝受大業不不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卽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爲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爲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綏

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

于明郊鄭注綏當爲綏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綏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綏讀如冠綏之綏
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厯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贖宮劓割頭庶劓

呂刑劓劓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贖宮劓割頭庶劓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攷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卽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卽在宮字下故書緯

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

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

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割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

釋割字非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

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臙墨劓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臙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秋官司刑注引亦即依甫刑臙宮割劓之文為先後之次是臙字當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臙宮劓割頭庶刺者臙即荆割頭即大辟庶刺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刺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為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人類也黥者馬羈人面也今本

御覽竿誤爲竿酉陽雜俎錄篇引此作竿今據以改又引鄭注曰涿

鹿黥皆先以刀竿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

說刀字之誤爲土並據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

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昔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獨

頰涿聚晏子春秋外篇作頰燭鄭說苑正頭庶剝卽涿鹿頭涿古

同聲涿字古讀若獨涿各頭獨也於庶則鹿之譌耳草書鹿字作庶

似相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人曰

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各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

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各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

參勤卽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

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

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曰福

傳堯謙鬼

神審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贈印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威福相對爲文作福作威

洪範亦曰

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

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爲斲洪範彝倫攸斲鄭注訓斲爲敗

見史記宋徽子世家集解

說文擇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擇擇斲古音竝

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

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尙書禮記孝經者

多以爲無可擇殆以迂回失之太元元規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迷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迷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巢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蓋訓擇爲敗也此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

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新干天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

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

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

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

休休亦喜也

說見後我心則休下

休爲喜樂之喜亦爲喜慶之喜

爾雅曰休慶也

召誥

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爲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輪而孚

獄成而孚輪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輪汝信於王謂上其鞠劾

文辭正義曰輪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輪寫汝之

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輪相對爲文輪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

雅渝變也廣雅輪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

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

爲不寃也故曰獄成而孚輪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乎更成也
公羊穀梁渝作輪秦詛楚文曰變輪盟刺謂變渝也是輪與渝通豫
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
義也傳謂輪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
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
爲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墨子
尙司篇引作折則
刑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
尙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
聞卷二引尙書大傳作
哀矜哲獄哲
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爲五刑之辭五罰爲五刑之罰五過爲五刑之

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爲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

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

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案說文引此忌作恭恭字引周書曰來就恭恭即未就予

恭之廣雅恭意志也今本志字誤在上辨見廣雅疏證廣韻恭志也見去聲七志恭與恭

同未就予恭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

當時憎其未就已意故云則曰未就予恭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

予恭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爲親云未就予恭則疏遠之

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予恭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十六曰我尙有之我皇多有之言而平聲言獻而平聲獻又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

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

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甯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戡戡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是也傳皆以爲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爲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誣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言嫉妬人之有技而讒毀之下文云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憎

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

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卻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

相毀爲惡

亦尙一人之慶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尙主也尙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尙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爲亦尙

說見後尙亦有利哉下

今秦誓作亦職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正同義

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尙書所有伏生尙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尙書正義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

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卽位之七年是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

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

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

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爲鴟鷂擊爲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武

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

流之爲鴟鷂注曰鴟鷂爲鴟鷂也書說曰烏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鴟則作鴟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

舒傳所引書說所解皆作鴟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若伏生書無古文大誓曰鴟當爲鴟鴞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

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勸篇引尚書

特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尚書復哉復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

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

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于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

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侯說赤爲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

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侯何必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哉二字古

音同在幽部也又皆音何述不可通之有尙書傳而後漢書作堯漢耳不
 尙書之別本也正如舒大傳述不可通之有尙書傳而後漢書作堯漢耳不
 得謂之書不作於成哀之後當舒出尙書時不得尙書或稱尙書之尙書而
 緯文先秦兩漢之書曰而周書之文或稱尙書之尙書而周書之尙書而周
 其者仲舒所引稱曰而周書之文或稱尙書之尙書而周書之尙書而周
 書明甚終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斡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慎
 始而敬終以不困夫論教邊篇引論凡彼聖人必趨時皆慎
 但稱書曰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論引書曰彼聖人必趨時皆慎
 作周書曰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論引書曰彼聖人必趨時皆慎
 逸則中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云周
 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孔子之四
 晉也而大子晉告晉死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之四
 年也而大子晉告晉死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之四
 之曰惜夫殺君也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儀引書事在襄公其
 書多涉陰謀故陳孫以爲戰國時人所爲大論叔儀引書事在襄公其
 非也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者二引書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
 公曰復哉復哉辭一引書曰尙書大誓之辭二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
 皆稱引書曰若所引白魚云尙書大誓之辭二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
 文所引書曰若所引白魚云尙書大誓之辭二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
 玉杯引書曰若所引白魚云尙書大誓之辭二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
 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祖竹林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於
 記又引書曰若所引白魚云尙書大誓之辭二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
 倫神人以書和度制篇引書曰若所引白魚云尙書大誓之辭二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

多篇引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
密八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
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
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

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夏

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因

而每卷爲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又曰大小夏侯

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十九篇每篇爲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

二十九卷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

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傳與經同

爲二十九邪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

二十九篇其爲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

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解故二十九篇亦有一篇釋序邪

然矣斯不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

尚書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

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爲二十九卷歐陽氏

爲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寫者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爲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爲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爲三而盤庚乃合爲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爲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爲三十三卷班伯受小

夏侯尚書於鄭寬中

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

而敘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婦人之

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

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

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

三也

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又并三篇爲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爲後人所增編考史記兩漢

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爲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二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爲三卷兩夏侯後增大誓而又合爲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

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藝文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斯不然矣藝

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卽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爲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

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分九共爲二十四篇於二

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篇

統計之則爲五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

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尙書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共九篇同

爲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減其八仍爲十六

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

可稱爲三篇盤庚三篇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

五仍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

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

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閒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

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

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

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

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
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
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
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
霸所分析者卽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
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
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

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
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

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

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其證
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
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爲武帝卽位
之十三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爲伏生
尙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尙書大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

爲據

玉海所引鄭康成大傳序

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大子發上祭

于畢下至于盟津之士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子無知以

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

于先祖之遺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涖以燎羣公

咸曰休哉凡九十字

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

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于舟中武

王俯取以祭索說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

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大子發

又引曰惟丙午王

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愾前歌後舞凡十七字

虞書正義曰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

大誓曰丙午速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譟大雅大

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說文指字引周書曰師乃指

白虎通義禮樂篇引皆出大誓文或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經

尚書曰前歌後舞引皆出大誓文或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經

經義述聞四

中華書局聚

乃引書明曰子辨下是也土使民平使民無傲股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
之篇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鄭康成大傳序曰張生歌

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或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
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增附其說

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
誓也案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傳序云歐

陽生從伏生學則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高矣漢書儒林傳曰伏生
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高矣漢書儒林傳曰伏生

證不得蓋自歐陽生也伏生以己意彌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
傳序曰蓋自歐陽生也伏生以己意彌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

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殊不
能無失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殊不

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書中音聲之闕失故曰以己
棘之失所謂闕也張生無誓而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

意彌縫其闕非謂伏生無誓而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
也大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無誓而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

在朔易錢入日辨秩西成命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又引辨
大傳寅錢入日辨秩西成命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又引辨

祖在旋機玉衡以齊功也云又引者還也梁云通解不言引乃女其悉
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又引者還也梁云通解不言引乃女其悉

居凶廬一云蓋於經二於伏生之說也其在夏侯故文志尚書
傳四十一篇次於經二於伏生之說也其在夏侯故文志尚書

相動篇為伏生所說也董仲舒伏生之說也其在夏侯故文志尚書
明其篇為伏生所說也董仲舒伏生之說也其在夏侯故文志尚書

其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說而非後張生論次
其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說而非後張生論次

所為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

大誓就召誥而感於維誥大誓召誥維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

生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古

文訓困學紀聞竝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六誓者

甘誓湯誓大誓牧誓棗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維誥

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

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并計之而稱

語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揜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并計

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

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

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獄會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

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

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

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通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

詩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為伏生

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住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

篇引或說曰孔子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

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

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尙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烏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爲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

卽位之十八年

奏上改元爲元狩

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

相如元狩五年

卒後奏封禪書

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過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烏作鵬云鵬摯鳥也周

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
淚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
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鵬當爲鴉鴉鳥也蓋馬鄭傳古文
尙書作鵬者古文大誓作鳥者則今文大誓也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

藝文類聚引尙書中候皆作鳥則皆用今文也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

周本紀引牧誓

如射如雜亦出今文

子長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

見自序

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

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
二也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
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伏生
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

句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

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案

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禹貢第三甘誓第四湯誓

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
牧誓第十一洪範第十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
誥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維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逸
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顧命第二
十五柴誓第二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
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者舜典第一汨作第二九共第三大禹謨
第四棄稷第五五子之歌第六九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
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第十四旅獒
第十五罔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
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
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尙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
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
不然則尙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
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

獻大誓與博士使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

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與之同

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

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

又安得以爲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

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

言大誓乎竊以爲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

尙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尙書古

來疏而歆以爲武帝末移讓大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

而歆以爲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尙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

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

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

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

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僞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

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閒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尙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臧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

同於史記

見尙書正義

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爲大誓獻自民

閒其說自相抵牾

論衡正說伏生年老龜錯從之學時遺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說

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

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多相抵牾其誤與尙同故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是而後說非也

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之文爲宗而不錄大

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爲異說所殺其識過尙歆遠

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爲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

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慎乎曰伏生本書既爲二十九篇則

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

連叢篇孔叢與第書曰或聞尙書二十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

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

是說魏晉閒僞古文尙書已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

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

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

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

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泰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

或知尚書為泰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

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

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而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

今文尚書者皆以爲二十九篇而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

書唯有一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

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斗以合成二十九篇

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九

篇取象二十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

八宿則妄矣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序爲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

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白

虎通義所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闕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

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爲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

之存亡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

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爲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

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爲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

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五十八篇不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尙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柰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最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爲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

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爲二十八卷

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二篇

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

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鱸尾王室如燬難則如燬

父母孔邇揚震傳注引韓詩曰燬棘刺奔女也燬棘在東莫之敢指

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

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

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草不煠燠凡今之人莫如也志又曰毛詩二十

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

九卷此蓋以序別爲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第一正

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爲一卷而

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爲一卷而

以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大雅魯商

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

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註訓傳乃分衆

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話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

編爲一篇之序合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

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之後者也

說見志又曰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

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尙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維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

尙書

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卽二十九

篇也月令正義曰蠶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
本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卽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
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
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蓋於舊說之是非未
能定耳或以爲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
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不揣樸昧竊爲搜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
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
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
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
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
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
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旁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
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

案今文大誓流爲鳥書說以爲孝鳥古文大誓爲作鵬馬融以爲擊
鳥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

其字亦當作助。今文以又。師傳絕異。各有本則。今文自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入可知。夫古文。今文。以又。師傳。絕異。各有本則。今文自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十。六。篇。為。今。文。所。無。二。十。八。篇。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安。邦。為。十。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列。學。官。也。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書。內。則。古。文。大。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文。大。誓。者。恒。有。四。十。四。篇。班。氏。何。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殆。不。可。通。孝。廉。與。陳。恭。甫。編。僨。書。謂。歐。陽。生。之。未。列。學。官。者。所。受。於。孔。安。邦。之。古。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為。武。帝。博。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學。官。其。所。為。博。士。乃。今。文。尚。書。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教。魯。千。乘。兒。寬。兒。是。既。通。尚。書。詣。博。士。受。業。受。業。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寬。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後。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文。之。說。而。非。古。文。之。說。故。漢。書。儒。林。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手。乎。藝。文。志。又。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

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况別錄云民

閒獻大誓即指壞壁得書

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唯獻大誓一篇魯共王壞宅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

在其內二者多寡相辭不得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
閉也劉歆傳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出矣若因
別錄民閉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爲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
亦符以爲孔壁乎云博士讀說之卽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

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

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

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

廿八篇也案傳云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爲二十九篇矣分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得

謂班固總爲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尙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

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

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尙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

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各之曰傳則

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卽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

是已案闕謂聲音之譌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牽合六誓觀義之文

又何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

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

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

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

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也詩豳風正義亦引

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尙書大傳

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句爲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尙書大傳亦有周公

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

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

者也霸成帝時人在大小夏侯尙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

九篇則所分者卽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尙書而漢書敘傳

載伯引大誓曰迺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

乎蒧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

簡而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文酒誥召誥皆脫

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但二十九則但釋經

作二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疑彼未

見其然也案別錄尙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爲

傳藝文志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爲其不足信也不然則論衡正說篇

并序爲二十九篇尙少大誓一篇豈得置而不言乎

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

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彙括廿八

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尙書二十

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

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

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

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

數耳不得以爲大誓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

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爲經文甚明若謂其

自選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尙書中故并數爲廿九案二

之乎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爲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與

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

前斗四七宿又別爲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而不言不得分以爲二

昨聞尊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錄大誓獨

分篇爲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

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

經之大要也案書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

文以考二十九篇得三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共九篇

各合爲一篇卽合大誓三篇爲一篇亦不肯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

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

末建乃家下三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

證卽分般庚爲三篇亦不肯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

則分爲三前後自相刺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爲伏生本經所有歐

陽但傳伏生之學又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

何古文家法之有乎明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

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謨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

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

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爲六大傳明稱大傳記孔子之
六誓則合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尙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
附和而有不設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
所詭乎臨紙疑懣俟教不宣

國家圖書館



002452304

